

收获期

前記

藝刊印毋忘艸一集，其後趣味思力，注於考古，日檢舊籍，搜覽古器，不常寫詩，所成甚少。或際暇日，偶然興發，綴爲短章，得此小冊，兩年以來，僅十餘首而已。其中泰半寫於東瀛，抒情之什爲多，結習未除，悉成懣辭。自抗戰軍興，壯烈史實，皆莊嚴雄大之篇，震撼奮發，遂改舊體，新有所成，與此不類，因爲別集。舊日寫存土墨筆會詩冊，內多四章，今不可再得，寇盜肆虐，屠劫未已，卽此亦不知能存幾日也。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抗戰週年紀念，頤上常任俠記於武昌。

23

期 禮 歌

1

目 次

普希金禮讚	紅 字	人與神之戀	聞 歌	銀 座	輓 歌	莓 ：	武藏野	收穫期	出 帆	列 車	懺悔者之獻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5	33	27	23	21	18	16	15	13	12	6	1

在東海上

譯蘇聯葉賢甯詩四章

溫暖的池沼

割了的乾田裸了的森林

吹雪……

我是農邨最後的詩人

懺悔者之獻詞

徘徊踟躕於神曲之暗路，
說是三年實已不止三年了，
是誰引我重返祿羅萬象之人間世，
爲我燃起熊熊之火炬。

我是一地之子，
永遠不能忘記的
我的母親——

一片綠色的慈祥的生地，
一條靜靜的潁河，
晨夕有白帆在和風中遠舉。

我學習耕田，種菜，伐樹，
除草，造屋，割禾，收穀粒。

（這是母親一卷永生的書。）

我也歡喜看金色起伏的波浪，

看炎陽下的拾穗者，

看秋天搖曳的秫稷。

看低頭的向日葵，

滿地飽脹的甜瓜，

成堆豐盛的薯芋。

聽風雨中古道的牛鐸，

聽蟬鳴，聽牆陰蟋蟀的夜曲。

捉鶉子，捉雪中的雉兔，

獵雁，獵水鴨，網魚，

聽社戲，賽會，賽馬，
牽牛羊到日中的市集。

這些是書頁中美麗的
插畫，將永久印入我的記憶。

我飲着潁河的乳汁，
生成一雙大眼，一頭粗黑的髮，
在風日中長成一具高大的身軀。
在星光下我會說母親的故事，
在落日的平蕪上，我也會吹迷人之牧笛。

如今我的一羣攀樹，泅水，打瓦，
拾子，燒毛豆，挖菜，散豬，挑兵，
鬥狗，扣雪鳩，騎無鞍的奔馬，

臉上常帶傷痕的野生的伴侶；

或流入都市之街隅，

或辛苦駝上了背脊；

瑟縮和癩病狗，

壓伏於飢餓疾病的潮底。

或被羈於鋼鐵的機輪旁，

或被驅於戰壕中，看紅的笑，

瘋狂的從大地騰起。

而我早經褪下太陽的烙印，

混入都市薦紳之步趨。

一年二年以至十五年了。

漸以高冠，手杖，Radio，映畫，

咖啡，混合酒與戀情，

取得不消化與失眠之病疾。

現在你們應早忘了我吧？

或許也說我早忘了你？

我的伴侶，我將去尋找你！

你們滿身有紫色的光，

是有地之子的特徵的。

在滿地蒲公英的田隴邊，

在斜日溫溫的茅簷下，

在負重的碼頭上，

在轉動的機輪旁，

我將一一遇到你。

爲你拉起大手風琴，

唱瑪耶珂夫斯基之詩句。

你們將以全生命寫成一首
洪壯的，多音節的，充實的長詩，
而我只爲你疲勞時的插曲。

一九三五年元旦，獻給友人郁風。

列車

列車向無盡的前途行進，
奔馳而且在黑暗中大吼，
使睡眠者迷茫之夢境，
不復延續其沉昏之囁語。

一等車是華貴的：

翹鬚之人方整理其美髦。

其旁有袒胸之侍女，

塗蔻丹於柔靨之纖指。

空的座位接連空的座位，

如良白之記事欄，

偶嵌零星之方字。

白色之檯布；

高貴而岑寂，

配以正襟危坐之矜持。

二等車是富庶的。

肥脹之皮包如乘客之大腹，

主人饕餮豐盛之食品，

亦如吸聚萬方之金資。

啣巨煙於惡臭之厚唇，

股票，標金，今日投機之市場，

方繚繞於縹緲的煙絲。

昨夜御女之疲態，

已足使共闔目而豚臥，

況曾連傾紅酒之巨巨，

三等車是擁擠的；

議論國事之市民羣，

把卷狂歌之學生，
方高談其哲理與戀詩。

衣飾古拙之老人，以及
抱持小兒之婦女，與其隣座
縷縷對述年光，之言辭。

不能復返於破曉之農村，
亦不甘於惡濁的都市，
一年年在乏味中顛頓奔馳。

四等車是污雜的；
黑色手脚的工入，
紫色肌膚的農人，

飢餓辛苦而且堅實。

眼睛只是向前看，要前面的希望，
這列車前進的終點，

許會有衣服有睡眠有飲食。

誰能懂得工廠怎樣停頓的，

誰能懂得田園怎樣的，

走眼前的路，不想過去的故事。

一等二等只有少數人的舒適。

三等你再動搖也得向着同一方向走，

四等只有這樣一條長長的路，

走盡了黑暗纔有光明的日子。

樹，田園，飛過去，飛過去，
靜止的都像活動起來，
景象是逐漸逐漸展開了，
地平線上一條烟柱像怒馬的狂嘶。

空空通通，空空通通，
一曲進行的大合樂；
機關車的力，帶着不同的，
各色的羣衆向前飛馳。

空空通通，空空通通，
載着修理鬚鬚的貴人，
鑾輿無厭的大腹賈，

讀報的小市民，
學生，工人農人，
小兒與婦女，前進前進，
誰都不能轉過一個方向。
只有這一條鐵的軌道，
不停止的奔馳奔馳。

東渡之前夜寓滬中央旅舍寫成。

出帆

浮海而去嚟，聞大海之彼岸，
滿林之紅樓正待我而開。

我將逃避煩憂，彼常臨之過客
將無從追尋我海上之足跡。

我所晤面的，將是不相識的
山巒，雲，魚，鳥，野卉與林木。

星子與月子在我頭上追隨，
將更竊聽我常說之嚙語。

一九三五年春赴日本舟中。

收 穫 期

當收穫期吉卜西人成羣的來了，
在鈴鼓的交響中，魅人的歌聲，